

卷之八

...

釋史卷八十一

春秋第五十一

宋公族廢興

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通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通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辭也公羊傳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左傳

文公七年

夏四月宋成公卒

史記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

昭公

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臧為司

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

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

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

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

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

釋史

卷八十一 宋公族廢興

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

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

齊人以殺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

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

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

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

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十一襄仲聘

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十四宋

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

奔貴之也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

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

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十六年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宋公子鮑禮

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曰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矐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旣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旣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

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
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同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
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
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
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
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

公羊傳弑君者曷爲
或稱名氏或不稱名

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
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
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
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

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皐
伐之小皐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皐也戰以
錙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爲慙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皐莫
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
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左傳

十八年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
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率使樂呂爲司
寇以靖國人

宣公三年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

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
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成公二年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
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
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
於惡也何臣之爲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孟獻子如

宋報華元也

已上略公之統

十五年

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

於是華元爲

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
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
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
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

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溼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

人

紀年晉厲公八年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

十八年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

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

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云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率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

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虎牢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

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襄公

元年春己亥圍宋

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賓諸瓠丘

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

公羊傳宋華元為與諸

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于宋者不

與魚石正也

十七

已生種族之亂

年

宋華昭率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明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

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

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

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
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日甲午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氏國
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

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
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
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
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
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
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
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旣與楚客
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

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
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
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
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
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昭公六年宋

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
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
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
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
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

傳坊壞毋獨斯畏女其用哉

年十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

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年十二夏宋華定來

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

詒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今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

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

已甚亂所在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

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

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

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
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宋華向之亂公子
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鄆楚建卿甲出奔鄭其徒與華
氏戰于鬼閭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
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
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
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
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已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
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
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
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

既入華經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羆華多僚華登羆爲少司馬多僚

爲御士與羆相惡乃譖諸公曰羆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羆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勾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勾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勾不勝其怒遂

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刼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

樂大心豐愆華慳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

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鄘

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廚人

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

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
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旣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
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
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鶴其御
願爲鵠子祿御公子城莊莖爲右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
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
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
射之殪張匄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
干犢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
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
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